

以色列的神在祂的聖所作孤兒的父、作寡婦的伸冤者

紀念姥姥—賈王巧娥老姊妹

彭昭英 2024/6/29

<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IG-Tgnj?usp=sharing>

我的姥姥（外婆）生於清朝末年（主後 1892）農曆五月初一日，晉（山西省）北近五台山的崞縣（現納入原平市）XXX 村

（http://www.temap.com.cn/shanxisheng/yuanping_daniudianzhen_xiamoducun.html）

一戶務農的家庭。小名 XXX，學名巧娥，在三個孩子中，排行老 XXX。

姥姥約 20 歲時，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與崞縣（現原平市）大牛店鎮下默都村的賈換文（我的姥爺、外公）結為連理。賈家是一戶大戶人家，自鄰近神山一村遷至下默都村

（http://www.temap.com.cn/shanxisheng/yuanping_daniudianzhen_xiamoducun.html）

已有十四代了，姥爺與姥姥共育有四個孩子，兩男兩女，母親是老三。姥爺隨兄長在張家口外經商，母親三歲時，姥爺在外地染疫過世。之後，上面的長兄，下面的妹妹又相繼去世，留下年輕的姥姥，含辛茹苦地獨力撫養一兒一女長大成人，當時姥姥年僅虛歲 28 而已，姥姥過世時 85 歲，一生守寡了 58 年。

寡婦的無奈，孤兒的委屈苦悶

當我的姥爺過世時，賈家尚未分家，龐大的家族是由二姥爺領導，因為大姥爺在外地經商，通常要三、四年才返鄉一次，我的姥爺則排行第四。二姥爺對內負責全家資源與人力的分配，對外則代表賈家安排下一代的婚事，或與外人交涉買賣。在這個大家庭的庇護下，即使姥爺不在了，姥姥、媽媽、和舅舅依然可以衣食無慮，居有定所。

然而，在那個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，一個年輕的寡婦，斷不可能與當家主事的二伯（二姥爺）交談，更遑論開口要任何生活的用品。因此，母親從三歲起，就被姥姥訓練成一個伶牙俐齒，認真負責的傳話筒！因為家裏一切所需用的，小至一針一線，大至一匹布、一袋糧，都必須靠母親的三寸之舌向二姥爺爭取到手！在人眾口雜的大家庭裏，這差事兒真難如登天啊！

母親六歲時，國民政府在全國積極推動女子的義務教育，特別獎勵農村家庭把女兒送入村裏的公辦小學受教育。為此，政府津貼每個女孩的父母一個月

一吊錢（約三十個銅板），並送每位女學生一個帆布書包，上面印著黑色粗體的「書包」二字。母親每提及此事，仍然鮮明地記得上學的第一天，背著書包，走進學校，坐在課桌前的神氣與滿足！

即便當時的政府如此鼓勵女子受教育，母親自年幼起又求知若渴，然而姥姥仍然認為母親天天出門上學是一件極為拋頭露面的事。因此，母親正式的教育，在背了不到兩個月的書包後，就戛然中斷了。母親晚年時，我問：「妳輟學的時候，在班上大概是第幾名？」，母親含蓄地回答：「班上好像還有另一位比我懂得更多的！」，我續問：「那位是老師嗎？」。

其實姥姥不願意母親繼續上學，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經濟的，因為姥姥倚賴母親賺錢。據母親說，她的童年幾乎都在幹活兒，從天亮到天黑，母親很少休息，除了做針線活兒，還要收集自己的頭髮，編織成髮網，賣給村子裏的婦人們作盤髻用，一個只賣一、兩個銅板！等頭髮長長了，就大把大把地剪下來，賣給商人作假髮，價錢就更好了！

由於母親從小就展露出靈巧的藝術才華，舉凡刺繡、縫紉、畫窗花等女紅，無不栩栩如生，超凡脫俗，在三村五地都小有名氣！據同村的香蘭姨姨說：「妳娘繡的兔子就像是在草地上呼哧呼哧地（狼吞虎嚥般）嚼著嫩草，魚兒就像在水中冒泡泡戲耍！」因此，為姥姥掙得不少外快，是家裏不可或缺的經濟來源！

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裏，母親為全家人縫製長短袖衫、罩袍、棉襖棉褲等，此外，母親還要手工做鞋子，製程包括：納鞋底，做鞋面鞋墊，最後在鞋面鞋墊上繡上吉祥之物，如牡丹花、蘋果、柿子等。母親也會做各式的帽子，如男嬰滿月時戴的虎頭帽，大哥、二哥在西安出生，滿月時都戴過虎頭帽。幾乎沒有任何細活兒能難得倒母親的，不過，平日母親也樂於放下自己手中的針線，助人免費學習，也免費給家人連襟們縫製衣裳、鞋子、帽子¹等。

除了女紅等細活兒外，母親在烹飪上也是匠心獨具！母親的麵食（如：貓耳朵、饅頭、揪片），涼拌菜（如：涼拌海帶絲、粉絲、土豆絲），大雜燴等都是人間美味，膾炙人口！母親不需要別人教她包粽子，捏包子，打毛衣，或勾圍巾等，因為母親一看就會了！這些本事讓姥姥引以為傲，即便沒有丈夫為她出頭，姥姥靠著多才多藝的閨女也能在這個大家庭裏佔有一席之地！

¹ 我們於1996年返鄉時，母親特別領著表哥賈慧源去認他的姥姥家，拜訪了表哥的妯娌（舅媽）。表哥的妯娌一直稱讚母親的手藝雙麗（靈巧），因為母親離家結婚前，曾給他們的孩子做了帽子、鞋子等衣物，他們由衷地感激母親。

姥姥年輕時，總認為自己心強命不強，特別希望舅舅（獨子）能早點兒娶妻生子，傳宗接代，多唸點兒書，有一技之長，撐起賈家的門面！至於母親，姥姥則希望能高攀上一門好人家，將來做個體體面面的官宦夫人。為此，姥姥認為必須將母親的腳裹小，以免被未來的親家笑喚，鄙視母親的出身配不上，沒資格作個夫人！在清末民初的晉北，風氣仍十分保守落後，姥姥自己的腳就是三寸金蓮，所以，母親自六歲起，雙腳就被姥姥用布條纏裹，疼痛不堪，夏天時悶熱難熬，冬天時疼痛難忍，母親會把布條稍稍鬆綁，將雙腳搭在窗台上，用冰冷來麻痺痛苦！這樣的煎熬直到母親13歲左右才徹底得到解放，因為國民政府下令：不准為女子裹腳！然而，母親的雙腳已經扭曲變形，日後遍訪鞋店，也買不到一雙合腳的鞋子了！

母親一生有兩個最大的遺憾：就是不能唸書，還失去了天足！一雙解放腳跟隨了她一輩子，成了心中委屈和苦悶的記號！

姥姥的委屈和苦悶則發洩在算命、改命和看相上，姥姥渴望知道未來是否能過上更好的日子，若是沒有，則想改變未來的命運。姥爺當初會離家去外地經商，是因為染指了同村一位從大同嫁來的有夫之婦，這事讓姥姥深感羞辱，後來姥爺又死於外地，姥爺的死真是雪上加霜，在傷處抹鹽！這種深層的無奈與不安讓姥姥會無緣無故地責罵母親，或壓制母親，因為姥姥心中沒有真愛，沒有真平安，也找不到任何的解方！

世事難料

民國26年（1937）7月7號晚上，在河北省宛平縣的盧溝橋上點燃了中日戰爭之火，槍聲炮火掀起了長達八年的抗戰，改寫了中國近百年的歷史，也將數億人的命運翻轉，姥姥一家就是其中之一，因為一年前（1936），母親與鄰村一大牛店鎮大牛堡村一的彭守智訂婚了，母親當時虛歲18，父親虛歲23，這是父親的二婚（詳見【懷念父親—彭守智弟兄】一文 <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-Tgnj>）。

父母的婚姻是由大姥爺（母親的大伯）與大舅舅（母親的大哥）撮合而成的，抗戰開始後，父親投筆從戎，中斷了山西工專的學業，離別故鄉與年幼的大姊（父親與大媽所生），隨著師長逃難至陝北的秋林，在西安第二戰區兵站辦事處服役，母親則仍滯留在家鄉淪陷區。訂婚五年期間，時局時而緊張，時而鬆弛，成婚的可能真是渺茫無期。此時多虧八姥爺主動表示願意在兵荒馬亂中護送母親遠赴後方完婚，前此八姥爺曾與逃難的難民一起探路，並被日本兵捉住，強灌辣椒水，後又逃脫，故略知路徑，兩人歷經數月的餐風露宿，終於抵達後方。

母親當時是一位名符其實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的閨女，然而，她的思想、心境卻極其開放！當離開下默都村時，母親騎著一頭毛驢，頭也不回地走了，並立刻把一頭長長的秀髮剪了，女扮男裝，以免在路上惹出麻煩。歷經數月的逃難，跋山涉水，一路由母親出面向官府要求護送的人馬，終於抵達陝北的秋林（[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7%A7%B%E6%9E%97%E9%95%87_\(%E5%AE%9C%E5%B7%9D%E5%8E%BF\)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zh-tw/%E7%A7%B%E6%9E%97%E9%95%87_(%E5%AE%9C%E5%B7%9D%E5%8E%BF))），於民國 30（1941）年在父親的生日當天（陰曆 11 月 10 日）完婚。

爾後，八姥爺又冒著生命的危險，再次返鄉，把姥姥、姪姪（舅媽）接上，再送至大後方，經過八個月的分離後，與母親終得團圓！至此，八姥爺才自覺對得起活人（我們的姥姥）和死人（我們的姥爺，他的四哥）了！我們上一代的大家庭裏濃濃的親情真比死還堅強啊！

艱苦的抗戰生活

父母婚後，住在陝北的窯洞裏，雖說在後方有國民政府的保護，然而，窯洞裏的生活真是艱辛，夜夜與鼠類同寢，每早起床，指尖上儘是它們啃食犯案的痕跡！牆上的鈎子永遠是空空蕩蕩的，因為家裏真是一貧如洗啊！每次作飯，都是在幾塊石頭搭起的克難灶上完成，好不容易養了一隻母雞，生下的幾隻小雞也被空中俯衝而下的老鷹抓走了！對父母而言，「老鷹捉小雞」可不是玩遊戲，是玩真的，是天天上演的戲碼！

在這段時間裏，最讓父母親傷心的是生下的長子，白白胖胖的，但幾天後，得了四六風（註：破傷風），皮膚在短短的幾天裏轉成紫黑，因為沒錢送醫救治，才幾週後就撒手離世了！等爺爺取的名字從老家寄到父母手上時，孩子已經過世一陣子了，數月後，次子也流產了，父母的傷痛可想而知（見【紀念母親—彭賈懷貞女士】一文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-Tgnj?usp=drive_link）。這個名字後來就成了三子的名字（彭昭恆），三子就是我們的大哥。母親直到晚年，仍然念念不忘這個長子說：「你們的那個大哥，生下來是白白胖胖，人見人愛的！」

遇到貴人—張帥珏處長

抗戰期間，上帝的恩典臨到了我們，雖然物資十分饋乏，錢幣天天貶值，父親有幸經大舅舅的介紹，在同鄉張帥珏處長手下管理軍需的分配。由於父親勤懇可靠，又手腳俐落，得以將繁重龐大的任務執行得有條不紊，深得張處長的信任。至此，父母親的生活算是安頓下來了，不但生下兩個男孩（昭恆、昭明），還在西安市的城中區買了一塊地，蓋了一棟房，東西兩側各有一間廂

房，中間則是客廳，院子裏掘了一口井，牆角堆了比人高的煤碳，炕上積攢了好幾匹的英丹（深藍）布，身邊還有隨侍在側的勤務兵（大橫），儼然已是小康之家了（圖1）！父親對姥姥總是恭敬孝順，如對自己的母親，西安的金子特別純，父親在此期間為姥姥、姪姪、和母親打了數個純金的戒指、手鐲，項鍊等首飾。主若許可，這些飾物，會依循老家〈男留地，女留櫃〉的規矩，留給家中的閨女們！

張伯伯一家都是信基督的，在那個環境和年代，非常罕見，因為周遭不少鄉親都是信一貫道的，包括姥姥、舅舅、姪姪在內。母親在此時，經張伯伯的岳母—趙老師母—的鼓勵，第一次接觸到基督的信仰，神不朽的話像種子栽種在母親心裡，從此開啟了我們全家信靠基督的第一步！父親當時雖然沒信耶穌，但對母親說：「如果要信，也會信張處長的神！」由此可見，張伯伯一家的見證是何等的美好！張伯伯和張媽媽實在是我們全家的貴人！

經歷真神上帝

八年的抗戰，終於在民國三十四年（1945）結束，然而在舉國上下歡騰慶祝之際，國共內戰逐漸白熱化，父親在抗戰期間親身目睹了左傾同學的下場，於是決定放下西安的房產，院子裏的煤，所有的藍布匹，攜帶妻小再度逃亡。

就在此時，張處長奉國民政府之命，要搭機撤至台灣，可攜帶兩家下屬同行，張處長決定帶上我們一家四口以及孟鏡如伯伯一家五口。另外，張處長在抗戰期間細心地觀察到姥姥與母親相依為命的緊密關係，因此破例為姥姥也買了一張飛機票，讓姥姥可以與我們一同搭飛機逃離，這真是上帝豐盛的恩典和憐憫，因為姥姥到了台灣以後，生命有了意想不到，奇妙的改變！

當時的飛機票是用純黃金買的，小孩上機前要過磅秤，因為搭的是軍機，以載物資為主，人員為副，所以不能超載！確切出發的日期時間是軍事機密，因此，母親必須事先將貴重物品縫入衣服夾層裏，將黃金首飾裝在貼身的錢帶（money belt）裏，一路穿戴著到了台灣，一刻也不敢鬆懈！

民國三十七年（1938）冬天，我們一家五口與孟伯伯一家自寶雞軍用機場起飛，告別了所有的親人、同鄉、小勤務兵，捨棄了曾經擁有的一切身外之物，飛向一個陌生的島嶼未來！

當飛機降落在漢口中途站加油時，姥姥決定下機，去與舅舅、姪姪會合，於是，彭、孟兩家繼續飛往上海，在那兒的新新百貨公司住了幾天，等待商船去台灣的基隆，這段海上的旅程既顛簸又五味雜陳，詳情見【紀念母親—彭賈

懷貞女士】一文 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VqdUGG5BTJqJbgTAoCJSyJK0PJG-Tgnj?usp=drive_link。

兩段的人生

商船抵達基隆港後，母親與孟媽媽相擁而泣，放聲大哭，因為直覺今後再也回不了故鄉，見不上親人了！然而對台灣還是充滿了好奇，因為即使在冬天，樹木還會開花，草地也綠意盎然，與長年乾燥、四季分明的黃土高原相比，真有天壤之別啊！

從基隆到台北，父親用黃金買了一棟日式房子，在建國北路一個巷子口上，靠近當時的台北第二酒廠。八個月後，姥姥、舅舅、姪姪從廣州飛來，與我們團圓，母親的心這才徹底地安定下來！我們在台北住了兩年，用家鄉古法釀造陳醋出售維生，姊姊昭芳，表哥賈慧源和我相繼出世。爾後，父親在彰化自來水廠謀得一職，我們又遷居彰化，父親把台北建國北路的房子讓給姥姥和舅舅一家免費居住。

我們搬離台北前，姪姪因肺結核過世了，肺結核菌大概是在逃難期間染上的，初期沒有明顯的症狀，等逃到台灣，病情加重，就再也挽救不了了！姪姪出殯時，表哥大約一歲，連連喊著：「媽！媽！」，讓聽見的人都為之鼻酸！其實，姪姪在生病期間，已經覺察到舅舅對她的態度愈來愈冷淡了，不但對她的病情不很在意，更經常不在家裏吃飯。原來舅舅來台後，開始上善導寺，認識了一位離過婚的出家人(尼姑)，後來娶進門，成了表哥的後媽。表哥從小與姥姥(他的奶奶)相依為命，姥姥幾乎要負責他所有的生活所需，直到後媽進了門。

舅舅一生結過三次婚，只有表哥一個獨子，舅舅在50歲左右因心臟衰竭過世了，當時表哥尚未成人，踏入社會，姥姥約75歲左右，成了白髮人送黑髮人！在舅舅的喪禮上，我第一次目睹母親痛哭失聲，因為母親心疼姥姥的傷痛，也驟然意識到自己今後要承擔的重任！

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！

民國四十一年(1952)我們再遷至新竹，父親進入雍南化工廠任主計員，我們則就讀附近的附小(新竹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)直到北上考高中、大學，才又再次搬家。

民國四十九年(主後1960)左右，母親在新竹市南大路的信義會正式接受主耶穌，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，成了我們家第一個因信得救蒙恩的人！兩年後

姥姥在同一間教會舉辦的佈道會中，看到耶穌向她顯現（雖然別人都沒看見），姥姥形容耶穌是：「頭髮鬍縷縷（捲捲的），穿著深色的西裝」。姥姥認出耶穌後，立即抖擻痛哭，大聲說：「我有罪，我有罪！」，經李耀功牧師和師母的輔導後，當場在眾人面前認罪悔改，接受耶穌作她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

當晚佈道會的講員是從挪威來臺灣宣教的施素心女傳道，國語說得和我們一模一樣，我們就用這個理由邀請姥姥去聽道。會前，姥姥不是很想去，因為她裹了小腳，走遠路很辛苦，我們幾乎是半強迫式地拖著姥姥上教會的！然而，姥姥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後，罪的包縛沒有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姥姥挑戰我們說：「你們走多快，我就能走多快！」

從此，姥姥再也不算命、看相、拜祖先和偶像了，姥姥不再埋怨自己命苦，或別人對她不公！主用愛、喜樂、盼望取代了姥姥多年的自憐、壓抑與悲觀！姥姥信主時70歲，安息主懷時85歲，在這15年裏，姥姥在李牧師和師母的造就下，從不識字到認字，從五音不全到學唱詩歌！姥姥背誦了主禱文、八福（登山寶訓）、詩篇23篇等聖經經文，更學唱了好幾首聖詩。姥姥初信時，我還在上小學，常常負責幫姥姥復習，也因此從小就記住了不少經文，真是神的恩典！

李牧師和師母每週至少來我們家一次，把聖經經文或詩歌的歌詞，用毛筆大字寫在春聯紙上，然後教姥姥背誦或詠唱，也把經文、歌詞的意思解釋給姥姥聽。每次李牧師都帶一張新的春聯紙，後來這一張張的春聯紙就堆在我們家的榻榻米上，成了一座小山丘了。只要打開任何一張，起一個頭兒，姥姥就能一字不漏地接下去，把整張背完！姥姥最常引用的經文是：

詩篇68: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、作寡婦的伸冤者。

每次李牧師和師母來家裏探訪，母親都積極主動地邀請鄰居媽媽們帶上小孩來參加聚會。隔壁的田媽媽，對面巷子裏的白媽媽一家，逐漸穩定地來聚會，也陸續信主，田伯伯、白伯伯也相繼信主得救！直到如今，田媽媽和白媽媽的孩子們、孫子們、曾孫們中，多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！主藉著祂忠心的僕人——李牧師和師母²——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！

姥姥信主後，勤於聚會，樂於奉獻，更忠於禱告！姥姥特別喜歡禱告，即使已經躺下睡覺了，只要母親一呼喚：「娘，禱告吧！」姥姥就立刻起身，跪

² 臺灣中信月刊有刊登一篇毛大衛牧師的見證故事，毛牧師也是李耀功牧師帶領信主的。

在床邊，與母親一起同心禱告。姥姥天天為兒子媳婦禱告，更為賈家的後代禱告，希望他們都來信耶穌，接受上帝白白的救恩，藉耶穌基督的寶血洗淨一切的罪，與神和好，得著永生的福氣。

姥姥信主不到五年，舅舅過世了，若不是主的保守，姥姥可能無法承受這沉重的打擊！我們的後姍姍（曾在善導寺剃髮修行）無視姥姥的信仰，一生堅信佛教，也吃素祭拜，家中一直奉著佛像、祭壇。姥姥總在禱告中說：「我不恨她，求主讓她也不恨我。」我深信，姥姥信主後，憑藉著上帝所賜的力量，已經完全饒恕了姥爺、舅舅和後姍姍對她的傷害！姥姥能如此的改變，除了真神上帝，誰還能做到呢？

末後的福氣

姥姥的一生經歷了撕心裂肺的生離死別，也承受了大時代的動蕩不安與無奈，當舅舅過世時，從人的角度來看，姥姥的人生真是跌到谷底了！從年輕時起喪夫，喪子喪女，喪媳婦，到老年時又失去了獨子，她如何面對未來？她還要繼續信靠她的神嗎？她的神還能再拯救她嗎？然而，「壓傷的蘆葦、祂不折斷。將殘的燈火、祂不吹滅。」（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二章 20 節 a）。上帝已看到了姥姥的苦情，祂已垂聽了姥姥的禱告！上帝在姥姥身上奇妙的作為此時才剛剛開啟，祂賜給姥姥末後的福氣遠遠勝過前半輩子的失落憂傷。

首先，上帝為姥姥預備了教會、牧者，讓姥姥在真理上持續長進，上帝也預備了眾多的主內弟兄姊妹，用真愛來愛姥姥，接納姥姥，讓姥姥不會孤苦伶仃，因為「神叫孤獨的有家、使被囚的出來享福。惟有悖逆的住在乾燥之地。」（聖經詩篇第六十八篇第 6 節）。

其次，父親像親生的兒子，責無旁貸地照顧姥姥，也關心表哥的學習成長，寒暑假期間接他們來我們家住些日子（圖 2、圖 3、圖 4）。舅舅過世後，父親又肩負起教導表哥的責任，直到表哥成家立業（圖 5），生下一子二女。

主後 1969 年，大哥與二哥從國立臺灣大學畢業了，雙親偕同姥姥，孟伯伯、孟媽媽（他們的二公子—孟雍康—也同一天大學畢業）、邢姥姥（在家鄉當過私塾的教師，人稱三先生，她的長孫女—張翠姝—也同一天畢業）一同參加畢業典禮，並拍照留念（圖 6）。雙親與姥姥一反平日嚴肅的表情，在拍照時露出開心的微笑，因為在他們的年代，方圓五百里內，頂多只能找到一位大學生，而今，他們竟栽培出兩位，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啊？其實，都是上帝豐盛的恩典！

從 1969 年到 1973 年，二哥、姊姊和我陸續出國留學，在那個沒有 email、手機，又打不起長途電話的年代，我們藉魚雁往返，在信中關心姥姥，

偶爾寄點兒美金給姥姥，姥姥都覺得不好意思收下，因為自覺沒多疼愛我們！1976年姊姊回應上帝的呼召返臺，先後任職於教育部及中央標準局，1977年夏與主內的章仁發弟兄結婚。結婚前約兩個月，姊姊夢到姥姥穿戴整齊，頭髮梳得亮麗，盤成一個髻，笑嘻嘻地到中央標準局去找她，說：「昭芳，我這下子可要走了！」

其實，姥姥當時昏迷住院，已有半年了，醫生的評估並不樂觀，同時父親也診斷出攝護腺癌，要住院開刀，母親照顧兩個病人，身心交瘁，快要撐不下去了！慈愛的上帝藉著異夢，提醒我們開始準備後事，也請到了安息日教會的牧者到醫院給姥姥祝福禱告，兩週後，姥姥在端午節(6月21日)午後的兩點鐘安息主懷了。用基督教儀式安葬，父親早早把墳地準備好，姥姥的一生就此劃下了句點！

姊姊(昭芳)在7月13日的郵簡裡寫道：“那天我們均在家，媽媽與我為姥姥洗了全身，更換衣裳，送至殯儀館，喪事是七月五日上午辦的，一切均順利，全都錄了音，大家並於安康墓地團聚。几位姥姥病時極愛她的九家(九會所)老師母們並安息日會牧師為她大聲禱告，真令人深為感動。她如今實在享了那永遠的福，所以不要哀慟，要靈裡剛強，如她那樣愛主並戰勝那惡者。”

姥姥一生所經歷的各樣艱難考驗，沒有一樣是大過主的恩典，相反地，它們都是主為姥姥量身打造的，要見證神的信實、慈悲與憐憫！姥姥在主裏成了新造的人，舊事都過去了，因為耶穌醫好傷心的人，安慰悲哀的人，釋放被擄的，被囚的出監牢，「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、代替灰塵，喜樂油代替悲哀，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。使他們稱為公義樹，是耶和華所栽的，叫他得榮耀！」（聖經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1-3節）

願愛爾蘭弟兄史克文（Joseph Scriven 1819-1886）的〈耶穌恩友〉，也是姥姥和母親最喜愛的一首聖詩，在我們心中吟唱，直到見主面！！

【耶穌恩友】

1. 耶穌是我親愛朋友，擔當我罪與憂愁；
何等權利能將萬事，帶到主恩座前求。
多少平安屢屢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
皆因未將各樣事情，帶到主恩座前求。
2. 或遇試煉或遇引誘，或有煩惱壓心頭；
切莫灰心切莫喪膽，來到主恩座前求。
何處得此忠心朋友，分擔一切苦與憂，
耶穌深知我們軟弱，來到主恩座前求。

3. 是否軟弱勞苦多愁，掛慮重擔壓肩頭；
主仍是我避難處所，來到主恩座前求。
親或離我友或棄我，來到主恩座前求，
在主懷中必蒙護佑，與主同在永無憂。

後記

因著上帝的恩典，從 1960 年至 1973 年，姥姥和我們全家六口，都陸續信主、受洗、加入教會聚會，也持續在基督的真理上長進。二哥在高中時，受基督徒同學的影響，在臺北會慕堂受洗歸主。兩年後，姊姊北上讀書，也在臺北會慕堂受洗歸主。大哥雖然先母親而安息，他在 25 歲左右（1968 年），在臺大附近的十九會所也受洗歸入主的名下。我和父親於 1973 年夏，同一天受洗歸入主名。至此，神應許全家得救的話，就真實地成就在我們身上！

加插的照片

圖 1



圖 1 父母親於大哥昭恆周歲時與姥姥、舅舅、姪姪合影 1945 年

圖 2



圖 2 雙親與姥姥、大哥、姊姊、三哥與我攝於 1970 年

圖 3



圖 3 姥姥、大哥及大哥的朋友攝於我們臺北吳興街的家，約 1973 年

圖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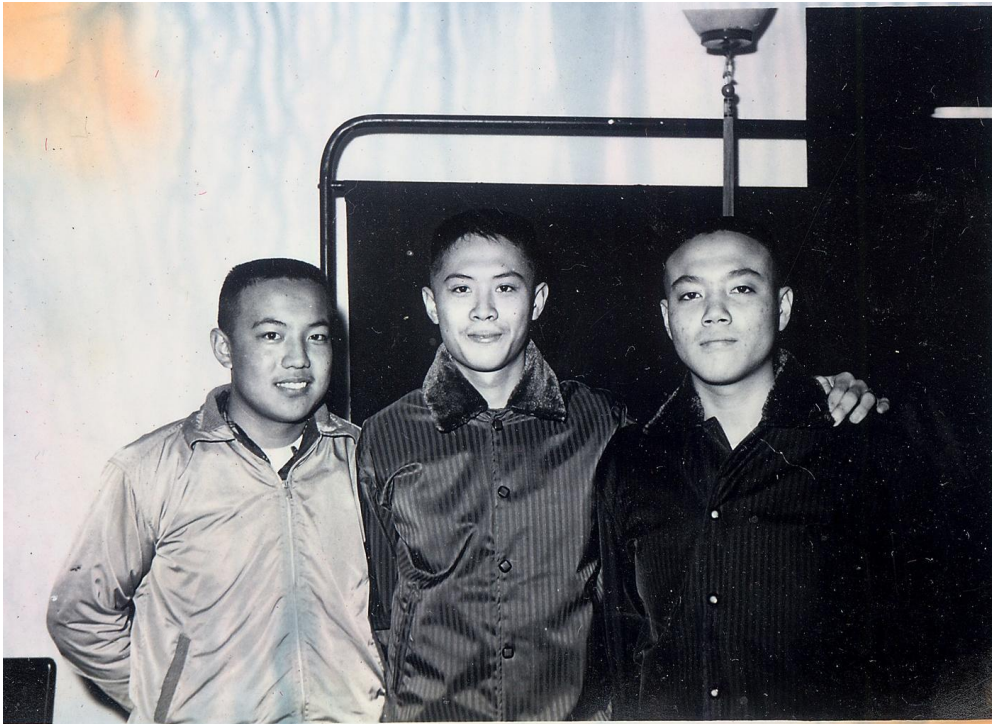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 大哥、二哥、與表哥（賈慧源）攝於大約 1966 年

圖 5

圖 5

圖 6



圖 6 雙親偕姥姥，孟伯伯、孟媽媽、邢姥姥參加大哥、二哥的畢業典禮 1969 年